

<<大学四年级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大学四年级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8725223

10位ISBN编号：7538725229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王小波

页数：306

字数：34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大学四年级>>

内容概要

对于以思维为乐趣的人而言，王小波无疑是他们最喜欢的作家之一。

本书是为了纪念这位不朽作家离世十周年所首次编辑出版的。

在王小波去世后的这些年，他提供的文本的价值不仅没有因他的离去而失色，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亦显现。

他创造的文学与美，像一束强光，透过时间的阻隔，启迪了广大青年的心灵。

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，那么，王小波的精神家园又是怎样一番风景呢？

让我们跟着本书去看看吧！

王小波是目前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作家，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英，也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“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”的中国大陆作家。

其文学创作独特，富于想像力、幻想力之余，却不乏理性精神。

他的文字，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，是本份的也是狡猾的。

迷宫一般的文字，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，他兜起圈子来，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……总之，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、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。

本书共收录了王小波生前的9篇优秀作品，包括《大学四年级》《黑铁时代》《白银时代》《2015》《东宫·西宫》等。

<<大学四年级>>

作者简介

王小波，男，1952年5月13日生于北京。

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云南插队，后来做过工人、民办教师。

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，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。

1984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研究生，获得硕士学位后于1988年回到北京，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数年后，辞去教职

<<大学四年级>>

书籍目录

大学四年级黑铁时代黑铁公寓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未来世界2015东宫·西宫（电影文学剧本）东宫·西宫（舞台剧本）

<<大学四年级>>

章节摘录

大学四年级——在大学里的第四年，以前空空荡荡的信箱忽然满了起来，我开始收到推销各种东西的邮寄广告：时装、皮衣、首饰、化妆品、成套的唱片、CD、LD、丛书、文库，等等。有些东西过去买不起，有些东西人家不卖给我们；现在这些东西我都有了，堆在双层床的顶上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付过钱，全是赊购。它们不仅是商品，还是我已经长大的证明。有一样东西人家在努力推销，我还没有买，那就是公寓的入住权。我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，再有一年，就要毕业，搬出学生宿舍，住进黑铁公寓。以前的事情未必值得记述，对我来说，大学的四年级是第一个值得记录的年度。所有上过大学的人，都必须住在有营业执照的公寓里。据说公寓里特别好，别人想住都住不进去。假如你生在我们的时代，对这些想必已经耳熟能详，但你也可能生在后世，所以我要说给你知道——假如有样东西人人都说好，那它一定不好，这是一定之理。我有一个表哥，开着一所黑铁公寓。我和他说，想到公寓里看看。他说，我正要搬家，你就不用过来了。他正要搬进我们学校对面的旧仓库，正在那里装修房子。闲着没事时我常去看看，但装修公司的人不让我进去，说是这种地方不准学生来看。我说我是业主的表弟，表哥让我来看看工程质量，他们才让我进去了。我表哥的公寓里地下铺着黑色的水磨石，四壁上涂着黑色的油漆。整个楼层黑得一塌糊涂，看起来倒是蛮别致的。地面和四壁都做好了之后，在装修公司的泛光灯照耀之下，这地方像个夜里开放的溜冰场。但这地方想要住人的话，就得隔成房间才对。后来他们开始打隔断——水磨石地面上早就留好了地脚，他们在地脚上竖起了若干铁柱子，在铁柱子之间架起了铁栅栏，又在铁栅栏上涂上了黑漆。一面做这些事，一面往里面搬粗笨家具。等到这些活做好了之后，这地方倒像个动物园，放着很多关动物的笼子。和兽笼不同的是，每一间里都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，有床，有桌子，这就让你不得不相信，这些笼子是给人住的：狮子老虎既不会坐抽水马桶，也不会坐椅子。我在滑溜溜的地面上走着，冷风刺着我的耳朵。时值冬日，北风在拆去了窗框的方洞中呼啸着。工人正把这些洞砌起来，此后这里会是一所没有窗户的房子，不点灯会伸手不见五指。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就不能留着窗户。我表哥的房子装修好了，他搬了过来，带着他的家具、杂物，还有六个房客。家具装在大卡车上，由搬家公司的人搬上楼去，房客装在一辆黑玻璃的面包车上，一直没有露面。那辆面包车窗子像黑铁公寓的窗子一样，装着铁栅栏，有个武装警卫坐在车里，还有几个站在了周围。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，才把面包车门打开，请房客们下车。原来这些房客都是女的。有两位有四十来岁，看上去像学校里的教授。有三位有三十来岁，看上去像学校里的讲师。还有一位只有二十多岁，像一个研究生，或者是高年级同学。大家都拖着沉重的脚镣，手里提着一个黑塑料袋，里面盛着换洗衣服，只有那个女孩没提塑料袋。她们从车上下下来，顺着墙根站成了一排，等着我表哥清点人数。我表哥搬家那天，北京城里刮着大风，天空被尘暴弄得灰蒙蒙的，照在地面上的阳光也变得惨白。

<<大学四年级>>

有两位房客戴着花头巾，有三位房客戴着墨镜，其他人没有戴。

我表哥说：老师们，搬家是好事情，大家高兴一点——这回的房子真不赖。

但她们听了无动于衷，谁也不肯高兴。

我想这是很自然的，披枷戴锁站在过往行人面前，谁也高兴不起来。

我听说监狱里的犯人犯了错误时，就给他们戴上脚镣作为惩罚——这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监狱里，没别的地方可送了。

我们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书而已，又没招谁惹谁，干吗要戴这种东西。

当然，给犯人戴的脚镣是生铁铸的，房客们戴的脚镣是不锈钢做的，样子非常的小巧别致。

但它仍然是脚镣，不是别的东西。

我表哥见我在发愣，就解释说：这不是搬家吗，万一跑丢一个就不好了——咱们平时不戴这种东西。

我表哥像别的老北京一样，喜欢说“咱们”来套近乎，但我觉得他这个“咱们”十足虚伪，因为他没戴这种东西。

这些房客里有五个戴着手铐或者拇指铐——这后一种东西也非常的小巧，像两个连在一起的顶针，把两手的大拇指铐在了一起。

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因为假如没有钥匙，不把大拇指砍掉是取不下来的，而把拇指砍掉了就会立刻成为残废。

她们双手并在前面提着袋子，像动物园里的狗熊在作揖。

我表哥又说：手铐出门时才戴，不是总戴着的。

那个年轻的女孩倒是没戴手铐，双手被一条鹿皮绳子反绑在了身后。

她挺起胸膛，好像就要从容就义的样子。

我表哥解释说：这位老师讨厌手铐，所以用根绳子。

他还对我说，要是你将来讨厌手铐，或者对铁器过敏的话，也可以用根绳子——他是在和我说笑话。

我听说癌病房里的病人总拿死和别人开玩笑，已婚的女人和未婚的女人间总拿性来开玩笑。

但我觉得这个笑话十足虚伪，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用根绳子嘛。

所有公寓的人肘弯都扣着一根铁环，被一根铁链串在一起，只有我表哥例外，这件事让人看着实在有气。

有句话我们经常听说：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——而我正要变成一个知识分子，或者说，一个精英。

以前我听到这里就满意了，现在不满意。

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：应该怎么对待这些精英。

这些房客们都穿着郑重的秋季服装——呢子的上衣和裙子，这些衣服都是很贵的；脸上涂了很重的粉，嘴唇涂得鲜艳欲滴。

只有一个人例外：那个年，以的女防水同有化妆。

她穿着花格衬衫，袖子挽到肘上，那个扣住手臂的钢环被掩在袖子里。

下襟束在腰带里，那条小牛皮的腰带好像是名牌。

腿上穿着褪色的牛仔裤，脚下穿一双雪白的运动鞋。

那条不锈钢的脚镣亮晶晶的，镣环扣在套着白袜子的脚腕上。

背着手，姿势挺拔，四下张望着——她排在队尾。

混在这样一群人里她非常抢眼，我不禁盯住了她。

她的领口敞开着，露出了锁骨和一部分胸口，随着呼吸平缓地起伏着。

后来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——她的小臂修长，手腕被黑色的皮条纠缠着。

有时她握紧拳头，把双手往上举着，这样双臂这就构成个W形；有时又把手放下来，平静地搭在对面的手臂上。

与此同时，别的房客低着头，一动都不动。

直到一切都安顿好了，我表哥才说：好，进去吧。

房客们从黑铁公寓的前门鱼贯而入，像一伙被逮住的女贼。

那个女孩走在最后，她在我脚上踩了一脚，说：小傻冒！

看什么你？

<<大学四年级>>

既然她说我是傻冒，想必我就是傻冒了，但她也该告诉我，我到底傻在哪里。

我还想和她说几句，但她已经走过去了。

电动的铁门哗啦啦地关上，把别人都挡在了门外。

二我住的宿舍离学校的南墙很近，学校的南墙又和我表哥开的公寓很近，有一段南墙是砌锅炉的耐火砖砌的，黄惨惨的，看起来很古怪。

墙下有窄窄的一条草坪，出了南墙就能看见，总没人浇水，但草还活着。

草坪里种了一丛丛的月季，夏天草坪上满是西瓜皮。

草坪前面是马路，过了马路就到了黑铁公寓门前。

人们说，所有的聪明人都住在公寓里，住在公寓外面的人都不够聪明。

聪明人被人像大蒜一样拴成一串，这件事却未必聪明。

你知道的吧，这世界上最不幸的事就是：吃了千辛万苦，做成一件傻事情。

黑铁公寓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城堡，从外面看起来是浅灰色的，但它名副其实，因为它里面非常的黑。

在高高的天花板上，亮着一盏遥远的水银灯，照着这间宽大的房子，好像一座篮球馆内部的样子，但是这里没有篮球架子。

从底层的中央乘升降机到达四楼，你会发现自己在十字交叉的通道的中心。

每条通道通向一个窗子，窗子的大小刚好区别白天和黑夜。

在通道两边，雕花的黑漆铁栏杆后面，就是黑铁公寓的房间——房间里的一切都一览无余，你怎么也不肯同意，像这样的小房间可以要那么多的房钱。

但是人家也不需要你同意，他们径直把你推进其中的一间，然后你就得为这间房子付钱了。

隆冬时节，黑铁公寓里面流动着透明的暖风，从铺在地面上的橡胶地毯上方流过，黑铁公寓里面一尘不染，多亏了有效的中央空调系统。

这里有第一流的房间服务——一日三餐都有人从铁门上的送饭口送进来。

从这个口子送进来的还有内衣和卫生纸、袋装茶和袋装咖啡——在动物园里，人们也是这样给笼养的猛兽送东西，只是不送袋装咖啡——住在这个笼子里，你大概也用不着别的东西。

这个地方过去是座旧仓库，现在是黑铁公寓。

打听了这所公寓的房钱之后，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：这黑铁公寓可真是够黑的。

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在表哥那里打了一份工。

大学四年级功课不忙，现在放寒假，我又需要钱。

至于为什么要到表哥那里打工，我也说不清楚：深思熟虑的结果往往就是说不清楚。

上工的头一天，我表哥说道：咱们这里什么都好，就是少了一样东西——他让我猜猜是什么。

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，他告诉我说：这里有七个房间，但只有六个房客，所以少了一个房客，空了一个房间。

402室就是穿着的。

算数我是会的，但我没有注意过这件事。

我倒注意到他说到空了一间房时看了我一眼，我马上就感到不舒服。

他让我想想该怎么办，我又没想出来。

他告诉我说：应该去买一个来。

原来房客还可以买卖。

这件事我不知道，想不出来也怪不得我啦。

他打电话请人来替班，我们俩开车去了房客市场，后来是股票交易所，现在卖人——什么能赚钱就卖什么，用我表哥的话说，什么牛逼这里就卖什么，这话把我逼入了两难境界。

如果说房客，也就是社会的精英，是不够牛逼的货物，我没法同意，这等于说我也不够牛逼。

但若说他们是牛逼的货物，我也不喜欢——谁也不愿被比作一个牛逼。

市场里熙熙攘攘，有很多摊位，每个摊位上都拴着好几个很牛逼的货物，穿着打扮和我表哥的房客搬家时差不多，但每人手里都有一把折扇，假如有人来问，就打开来遮着脸，隔着扇子和他说话——看起来像日本的艺妓。

<<大学四年级>>

假如人成为商品，就应该遮着脸。

你未必去过那个房客市场，但你早晚是要去的：不是作为买主，而是作为货物。

这间房子很高，没有天花板，在透光的塑料瓦中央有一个长方形的天窗。

从底下看上去，天窗就像个亭子，或者说，像一道长廊。

盯着它看得久了，脑海还会冒出来些木字边的中国字：“榭”、“枋”之类；这些建筑都是木头造的，但现在天然的木头很少了，这个天窗是角铁焊出来的。

你正看得出神，忽然手上一阵冰凉。

低头一看，眼前是一件黑皮茄克和一个秃头，他正把戴着黑皮手套的手放在你手腕上。

当然，你是货物，对方是主顾。

此时你如梦方醒，连忙用扇子把脸遮上。

对方问道：你是干什么的？

你要告诉他，是学中文的，除了从口袋里掏毕业证给他看，还要告诉他：我每月都有作品在刊物上发表。

对方小声嘟囔道：这才几个钱哪。

然后他后退半步，上上下下打量着你，摇摇头说：你该减减肥了。

为了回答这种轻蔑，你要挺起胸膛，收紧肚皮，刷地把扇子一收，朗声说道：大家评评理，我这样子难道还算胖吗？

有人给你鼓掌，都是卖主。

有人嘘你，都是买主。

有人一声不吭，都是货物。

所有的货物都一声不吭，抬头看着天窗。

我表哥说，有些公寓的房客多房间少，有些公寓房客少房间多，互相之间需要调剂。

这是合乎道理的，但此地交易的方法实在古怪。

看好了货以后，把他带到市场中心的公平秤那里，卸掉了手铐脚镣，脱掉外衣和裤子，往磅上一站：论斤约，每斤一百块。

不管秃顶大胖子还是苗条小姑娘，都是这个价钱——这算是卖肉，也该分个等级。

要是有什么争论，也都围绕这分量。

买主指着房客说道：早上你给他揣了不少吧？

这是指早饭而言。

卖主则说，甭管揣了多少，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。

这就是说，现在已经过了十点，早饭都消化了。

我觉得这种买卖方法实在太笨，禁不住嘟囔了出来。

我表哥听到了，就问我：照你看，应该怎么卖？

我就提出了一个公式：用房客的收入乘一个权数，加他的预期寿命（这可以从他的健康状况估计出来）乘第二个权数，减掉他的消费。

我表哥听了就说：扯淡。

像你这么会算账，我都该进公寓，还开什么公寓呢……还是得论斤约！

这话听得我目瞪口呆，因为它包含着精深的道理：有件事情你看着很笨，但别人都那么做，那就是因为不这么做就要倒霉——有这么一条，一切聪明与笨都要倒过来说。

我表哥一点都不笨，甚至还可以说很精明——像这么精明的人却没有考上大学。

也许这另有内情，但我不敢想下去了。

<<大学四年级>>

编辑推荐

《大学四年级》是王小波作品之一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